

性理集要

教人 人倫 六經 讀書法

史學 字學 科舉之學

論詩 論文 詩子

新刊性理集要卷之六

教人

程子曰孔子教人常俯就
不俯就則門人不親孔子教人常高致不
高致則道不尊讀○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
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等教之類嘗言劉晏善治水利後累為
政皆與水利有功

如委為學功

張子曰教童子有四益
辨已不入授人數次已亦了此文義對之
必正衣冠尊瞻視嘗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惰

問陳國南教

錢若水甚高如

問昔人教人必因其材之所可而教之不以所不可而強之如陳國
南之教錢若水是也尹和靖曰初筮之人豈可便說與十分話然亦
不可逆料其才之不可而不以盡告只看他志趣所何氣度如何如



顏子使念惡

陳希夷之於錢延因其氣質志趣以教之非謂其才不可也又曰至人只是引得他只顏子便會此意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也

本

朱子曰聖人教人有定本強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

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子對顏淵曰克已復禮為仁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是定本○問禮師氏之

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

德以知逆惡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

理事物當然之則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疆志力

行崇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為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

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為實際固以此其

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為也凡此三者相須為用而不可偏廢蓋不

三者相須為用

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慢無統固不免乎篤孝力行而不知道之誠然

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

德者僅為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乎神明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

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本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

以本末相資精粗而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

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蓋不本之以其

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

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

粗亦無不盡而德之修也不自竟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於

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於一然後有以獨

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預言也唯孝德則其事為可指故又

推其類而兼為友順之目以詳教之或曰三德之教大孝之孝也三行之教小孝之孝也鄉三物之為教也亦然○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智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是於學者日用起居飲食之間既無事而非孝於其居藏修游息之地亦無孝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為用而無所偏廢○南軒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精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籍溪教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使精熟○孝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古之孝者八歲而入小孝六甲五方書記之書十五而入

南軒教念端
而端
片紙有補人
君子愛日不倦

大孝之先王之禮樂為非獨教之固亦所以養之也蓋理養以養其心若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登降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盃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矣爾天大如是故孝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為盛也自孝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宜自教養之名而無教養之實孝者挾策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下祿蹈利為事至於語聖賢之誦言聖問之本源則罔予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現為動息毫無以異於凡民而有其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孝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為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容采色之盛舞蹈登降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盃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焉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罔在也諸君曰相與誦

未委教所以
為盛

而傳之顧不容耳然則此之不為而彼之久安豈非學者之罪哉
○白鹿洞規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
善改過之難身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之難事已所不
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又求諸已之難物編規古昔聖賢所以教人
為孝之意莫非使之謹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
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之為文是美然至登所
以教人之法具有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
理之當然而書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
後有所持循哉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各登所以教人為
孝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楹間云○增損呂氏鄉約曰凡鄉之編

聖賢人等
之義

聖賢所以教
人之法

聖賢所以教
人之法

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礼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
問明道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謝顯道問之不服是邪非邪陳
室曰明道是明睿內照故書無不記若不是記問上做工夫此語
欲點化顯道惜其為記問所障領會不去

明道是
是是

人倫

五倫相
之義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程子曰不
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總若
此心做便是私也○君臣朋友之際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離者故
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呂樂陽曰孝子事親順事之難不可變之使令也嘗親毅宗言天
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固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

此皆實事
擇善處

事親如天

天下大成

至美之法垂
訓

之所盡事其祖祏不若以已所有親者也此說最及事親之道又說
為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
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羅豫章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治安得不謂
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
福乎俗人必重其為福陋哉

朱熹曰父子至恩君臣至義定為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
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是以自昔
聖真立法垂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間者未嘗一日而少忘

朱子曰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真皆以為天之所叙而非人之
所能為也然以今收之則惟父子兄弟為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

至人修道
必重乎此

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
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綱紀人
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
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為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為者也然
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而不能
存其所必敬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又豈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
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
而所繫為甚重其分若疏而所關為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識為甚大
此古之至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

黃勉齋曰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序則天典不立人道化為夷
狄矣朋友道絕則此四者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

朋友紀綱

過而莫予規也。觀感發而忌心生。講習疎而實理晦。則五常百行。真倒錯繆。而不可勝救矣。然則朋友者。列於人倫。而友所以紀綱人倫者也。可不重與。

此

真西山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黜。子必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事親在百四

孝且及四事

許魯齋曰。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而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若能刑於四海。固結人心。合此則法術矣。其效并聖人不相似。○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抵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

家公圖書 八卦大要以剛為善

程子曰。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修身

者。不患氣質之不美。而患師友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良法。表意既

并行之。師友不明。雖有受道之質。孰并成之。以下兼論師友○門人有曰。吾

方人居。視其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

毋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言。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

出。而人信矣。又曰。善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

在我者。無自辱矣。近思錄

張子曰。人之有朋友。不為其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

以相。其相。有執袂。以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

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於敬者。日相親。其得效最速。近思錄

得效最速

范華陽曰丹豈然已者處則自以為不足丹不如已者處則自以為有餘自以為不足則曰吾晉以為有餘則曰損

古者處則自以為不足

曰曰曰曰曰者愚老而不乞言言者儀刑其德而已無所事於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間然猶不憤則不啓不啓則不發又其次則有講有聽講者不待問也聽者不敢問也至於有講有聽則師益動而道益輕多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次則有講而未聽多至於有講而未聽則無講可矣

不可一日無後無可

謝上蔡曰申頰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侯可能攻入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

游廣平曰孟子之論尚友也以一鄉之善士為未足而求之一國以二國之善士為未足而求之天下以天下之善士為未足而求之古

仲尼學夏

人無友不如已者尚友之道也求得賢者尚而友之則聞其所不聞見其所不見而德日起矣此仲尼所以期子貢之日進也

春風坐箇

侯河東曰朱公挾來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北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揚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竟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看箇雪

胡五峯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為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啗而為小人者幾希矣

天有不

平延平曰其聞之天下有三木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其術賤其能小猶且莫不有師儒者之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而表造化一失其傳而無

所師可不為之大哀耶

考考其言

呂東萊曰歐陽修有云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而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者深矣

陸家山曰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於唐曰師曰弟子

本朝學士

云者反以為笑掃退之柳子厚猶為之嘆嗟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

人所及

及復有師道○吾嘗謂楊子雲韓退之雖未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所到而不可易者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退之謂古之學者必求師師者所

云之識身

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近世諸儒又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

古之明少

黃勉齋曰斯道之顯晦繫於人物之盛衰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親而善不然獨立而無與為侶則學問廢而識見淺繩約弛而怠慢生古之人所以重朋來之業者豈不以此與

既製各曰師道立則天下之不善者皆可變而為善天下之不中者皆可化而為中而善人豈不衆哉善人衆則國家之用隨取隨足上焉可以格君心中焉可以立政事下焉可以移風俗而朝廷豈有不正天下豈有不治者哉若昔唐虞五典之敷掌之於契實稟直溫之教典之於夔至於成周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而教之中和者亦惟擇有道有德者主之皆所以明師道也是以天下後世稱人才之

盛美治功之隆者必曰唐虞成周及周之衰則學校之政不修而師道闕矣於是沫泗之間有吾夫子者出而生其責焉一時及門之士如顏曾冉閔之徒固已如時雨之化矣故其德行政事言語文學莫不卓然皆有可稱後世師道不立學者無復講明道義磨礱氣質之益矣至本朝安定胡公首倡體用之學以淑其徒使學者明於經義講於時務篤於踐履而不為口耳之習故一時賢士大夫多出其門而散在四方者亦皆循循雅飭師道之立蓋昉乎此是後周子復得孔孟不傳之道於遺經是圖扁書以覺來學而程子兄弟實紹其傳於是益推古者大學教人之法以淑諸人以傳諸後而我文公先生又從而光大之淵源所漸徧及海內有志之士探討服行而推其所得以正其民者不絕於時能使大義既乖而復正公道人垂而復

師道立而此

伸者皆夫人之力也師道之立於是為盛

師道立而此

六經

程子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地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夫去已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李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早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象以制器者尚其象以下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衰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直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

易象之遺

善其意忘
有近

事之大體
易

亦在道
之

大無異
奇

至著首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視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无所不

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未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

辭以得其意則在乎其人焉近思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

坤毀則死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是箇甚易又不

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文是一箇事即事盡天理便

是易也○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陳堂中答具國華書吳

在山中說云便是芥子納須弥之義先生謂正南北說却須弥死體

芥子死體全書

張子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蘊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寶鏡况聖人

之於易其間雖无極至精義大樂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遍布歸

家如此大匠豈以一谷可知哉近思錄

程子曰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

以事君○或曰關雎之詩是何人所作曰周公作此以風教天下故

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蓋自天子至

於庶人正家之道當如此也二南之詩多周公所作曰後人多言二

南為文王詩以其中有文王事也曰非也附文王詩於中者但言古

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

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

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

先天以開人各因時以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

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

迹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

本天固非以
故

去春言夫

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未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

此世則意

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

春秋義類

也惟顏子當周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

接言之所託

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

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
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
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擬道
之模範也夫觀自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聚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
一爭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李春秋者必優游

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
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卒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
後世者故作傳以明之使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意而法其用
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去極又夫之蘊與庶幾不者得其門而
入矣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雖言其法至於斷例
則始見其法之用也近思錄○問桓四年春秋如何曰全人作經備
四時也如桓不道背逆天理故不書秋又春秋只有兩處如此皆言
其究天理也○春秋以何為準如中庸欲知中庸如權道是時
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皆當手足
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為中向物為權也也只是說
得到以上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詩書載道之文春秋全人

物理性理卷之六

章句

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
載之行事深切者明也○孔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又
則又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至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孟
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无义戰彼善於此
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
礼仪三百威儀三千非拂民之欲而強其不能也所以防其欲而使
之入道也多識其數草木之名非以博聞也所以由性情而明物理
也全書

讀書法

論語

程子曰學者先須讀論語得論語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
力論語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又

物
分明見得方
可

曰看得論語一書切已然身多也○中庸之為及學者之至也而
其始則曰戒慎恐懼蓋言本首始於誠也又曰无聲无臭中肅道只
消四字總括了又曰孟子養氣一痛道是誠得物始可言養元物
又卷前甚恢浩然之氣須是一箇物如顏子之言卓爾孟子之言躍
如分明見得方可全書

二公意正同

楊龜山曰讀書之法以身休之以心驗之從容默坐於幽閑靜一之
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其所自為若如此
尹和靖曰呂獻可嘗言讀書六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
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二公之意正同

朱子曰讀書須是像游玩味徐規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
其表近深淺輕重緩急而為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可

生理集卷之六

讀書法

三

以得之若更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胸中而驅率圣贤之言以從已意
設使以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即書掩說之謂矣昔即人貴
受書說曰平姓尚明也尚明者率負任之也固因大治 ○昔陳列
苦死記性一日讀孟子孝問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遂閉門靜
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无遺○讀圣人書當
反身而求亦須是講孝講孝明則坦坦地行將去若只躬行而不講
孝只是箇騎突底好人○全養之言須上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
運○山谷云大率孝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入看相於一也
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道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
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其深喜之以為有補於孝者○讀書將
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者以涉獵說得与

明矣好人
讀書是道

道是

讀書要當

此條最為親切

所以有道奈俗本之別○近日讀書人又緣將并時文之弊他纔
正書來讀便先立箇意思要討新奇便準擬時文都不理會他本意
著實雖是朝廷甚麼大典禮也胡亂信手拈合出來使不知一懂百
碎○東坡并王即書云少年為孝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知入
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去兼取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其取以
示孝者曰讀書要當如是○問伊川說讀書當規圣人所以作經之
意并圣人所以用心一條曰此條先生說讀書最為親切今人不會
讀書是如何只緣不曾求圣人之意○講書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不
能言瀆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要瀆自家說時孔
孟豈頭道是方得○讀書是讀大孝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
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孝者

孔子頭道方
得

性理石才更之老之六

讀書

三

二王受用六
為李道是立
大本

於中庸論孟四書果然下工夫涇派切已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
只怕人不下工雖多讀古人書先益也○為李道是先立大本其初

節自有次序
三身李若愚
守

其病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稍又約故必先觀論孟大李中庸以攷
全賢之意讀史以攷治亂存亡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

節自有次序
三身李若愚
守

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凡看文字必看孰讀一也不要鑽研
立說但要及後體驗二也埋頭讀書不要求效三也三者李若愚所當

守
三身李若愚
守

守○看文字湏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
勘到底○看文字當如大艦高船順風張帆一日千里方得○凡為

守
三身李若愚
守

守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至至焉者也何以見其誠居處濼莊志
意疑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伏讀思起恭敬如對圣贤捲沉思必

守
三身李若愚
守

想義理以開和僻行之悠久習成便有圣贤前輩氣象

守
三身李若愚
守

黃勉齋曰觀書者最怕氣不平且如公冶長一章謝上蔡則謂聖人
擇婿驚人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

守
三身李若愚
守

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若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
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聖人之本意此觀書之大法

守
三身李若愚
守

張范陽曰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李則當向太古入可也故
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讀子美詩蘇文則又疑神

守
三身李若愚
守

靜慮如目擊二公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人矣

守
三身李若愚
守

程子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李若愚不得其門耳得其門
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

守
三身李若愚
守

買積遺珠之敝人人皆經經所以載道也謂其言詞鮮其訓詁而不

五

又道乃無用之糟粕耳又曰覬足下曰繼以治道勉之又勉異日見

卓術有立於前然後不知羊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

其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竟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高子之時自別

董相有儒者氣象東京士人尚名飾加之以明禮義則皆賢人之德

業矣

揚龜山曰人人多言要作事只看史史固不可不看然六經先王經

世之迹在焉是亦足用矣蓋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

之得失也今人只是不求其經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多愈悖而道

愈遠耳

朱子曰今日談經有四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

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

○六經浩渺乍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日立得一箇門庭如讀此

一書須知此書當如何讀此便是讀書之門庭如詩是吟咏性情讀

詩者亦當以此求之也○人浪是於大本上看得透仁義禮智每

日開眼便見四字則世間道理沛然若決江河而下莫之能禦也○

解經當如破的○後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東

坡陳少南輩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

讀史

程子曰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治亂安危存亡之理且

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幸也

况帝寬大長者能用三傑則知漢所以得天下况其入關除秦苛法

異曰是亦有

立乎前

高子之時自別

董相有儒者

象

業矣

揚龜山曰

人人多言要作事

只看史史固不可不看然

六經先王經

世之迹在焉是亦足用矣

蓋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

之得失也今人只是不求其經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多愈悖而道

愈遠耳

朱子曰今日談經有四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

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

○六經浩渺乍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日立得一箇門庭如讀此一書須知此書當如何讀此便是讀書之門庭如詩是吟咏性情讀詩者亦當以此求之也○人浪是於大本上看得透仁義禮智每日開眼便見四字則世間道理沛然若決江河而下莫之能禦也○解經當如破的○後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東坡陳少南輩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

蕭何欲則知漢之
大臣多不伊絲

此
唐虞錄是

作焚記

朱子曰觀史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來只是私意其間
有偶合處尔只如此看他已得大槩范唐鑑亦是此法然稍疎更看
得密如他尤好口讀史當如士人讀周礼疏讀第一板訖則焚了讀
第二板訖則又焚了便作焚冊計若初且草讀一遍準擬三四遍讀
便記不牢

張前軒曰于定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史氏將誰欺趙孟頫楊之
皆在定國之手寔莫大焉大凡看史不可被史官謾過張釋之為廷
尉有驚乘輿馬者上欲誅之釋之以為當罰金且曰法者天下之公
共也且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日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釋之
知廷尉為天下之平而不知人豈為天下之平

史學
更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

程子謂君實曰魏徵忘君事譬此王法所當誅後世特以其立朝風
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相掩若實白管仲不死糾而事桓孔子
稱之與徵何異曰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
則未可死故春秋書小白入於齊以國繫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

糾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此復繫子者罪齊大
夫既盟而殺之也與徵之事全異

近世史
司馬涑水曰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穢祥詎潮小事無
所不載然叙節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益穢之辭竊謂陳壽之

太史公意多

後唯延壽可以亞之但恨延壽不作誌使數代制度沿革皆不現

班固意多

尹和靖曰太史公不明理只是多聞如伯夷序傳引盜跖是也

何如

劉元城問馬永卿曰西漢酷吏傳班氏特恕杜張何也曰太史公時

班固意多

湯周之後未顯至班氏獨以為有子孫以贖父罪故人列傳論者以

意

謂太史公之意欲以教後世人臣之忠班氏之意欲以教後世人子

班固意多

之孝曰此固然也然班固於此極有深意張湯之後至後漢循盛有

杜延年人

亦侯純者雖王莽時亦不失爵至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故班固不

子產公孫

使人酷吏傳為張弛之故也曰是時杜氏之絕已久而亦不入酷吏

之義

傳何也曰杜張一等人也世謂使張湯入列傳則世得以議已故片

或民故立洩使若自以大義

貸杜用此子產立公孫淺之義也即如良秀字伯有既死為所同人所乃立公孫淺良止以止之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良止良齊之子也

存誅絕之必不因其為牙也

○新唐書叙事好簡畧其辭故其事多

辭而不明此作史之弊也

且文章豈有繁簡也意必欲多則冗長而

不足讀必欲其簡則僻澁令人不喜讀豈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

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新唐書所

以不及西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又反以為工何如然新舊

唐史各有長短未易優劣也

朱子曰孔明治蜀不曾立史官陳壽檢拾而為蜀志故其書孔明極

是仔細者亦恐當時經理王業之急有不暇及此○問班史通鑑二

氏之失如何曰温公不取孟子取楊子至謂王霸無異道夫王霸之

不伴猶砥礪之於美玉故荀卿謂粹而王駁而霸孟子謂齊梁之君

力判其是非者以其有異也○或謂温公舊例年號皆以後改者為

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末亡人便作魏黃初元年
年為漢太速與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義恐不可以為法此類尚
一二條不知前賢之意果如何爾○問溫公通鑑不信四皓輔太子
事謂只是叔孫通諫得行曰子房平生之術只是如此高祖只是識
事幾明利害故見四人輔太子便知是得人心可以為之矣叔孫通
如唐之說如何動得他○子由古史舜紀所論三事其一許由者是
已然當全載史逸本語以該下隨粉光之流不當但斥一許由而已
也然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有所許由家則文明其實有是人亦當世
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蘇子亦有所未及也其一
賢家殺舜蓋不知其有無人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愚號死冀家妻
亦憂家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母使之未嘗不在側款

蘇子亦有所
不及

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爾不必深辨賢家殺舜之有無也其一舜禹
避丹朱商均而天下歸之則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蓋
避啓而天下歸啓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為不度而無耻於是凡孟子
史遷之所傳皆以為誕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
所以為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辨也聖
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
而不容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卮酒豆肉猶知避之况子稟權據重而
天下有歸已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怵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
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
得吾本心之安而又何耻焉惟不避而強取之乃為逆偃然當之而
彼不吾歸乃可耻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為辭讓者皆陰欲取

美沙

正史卷之六

卷之六

六

之而陽為遜避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為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資而供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耻焉蘇子蓋資共和而尚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為不度而無耻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語至資之事其亦悞矣○古史云馬遷淺陋而不學疎畧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呂伯恭極惡之過矣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心為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殺如此等語言馬遷之所能及焉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群動起得頭勢之大然下而却空疎止引荀子諸說以足之而已又如諸

母美夫婦野

石最馬子之失

得美為動

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禾却云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為本遷本意主張形勢而未乃云然者蓋亦知仁義之為美不得不且言之以美觀耳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為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為得聖人為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眾所共知何必馬遷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而遷傳其事首尾皆怨辭都說壞了伯夷士節皆刪去之書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為非馬遷為是耶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疎畧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

美以垂垂

六經仁義道德

六經仁義道德

呂東萊曰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貶周

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自古有國家者皆設史官典司言動凡出入起居發號施必必九思三省莫而後發兢兢慄慄恐播於汗簡貽萬世之譏是豈以王者之利勢而下制於一臣哉亦以公議所在不得不畏耳漢紹堯運置太史令以紀言書而司馬氏仍父子纂其職軼材博識為史臣首遷述黃帝以來至於麟趾勒成一家世號實錄武帝乃惡其直筆刊落其書嗚呼亦惑矣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揚塞則決窮則道縱能削一史官之書安能盡扼天下之筆乎

南家風

陳潛室曰馬遷史記不專為漢史乃歷代之史故其記漢事畧於漢書而記武帝事獨詳若封禪平準二書雖謂之南史家風可也○問大史公作史記上自唐虞而八書之作只言漢事班孟堅作漢史合

蘇軾是

記漢一代事而乃作古今人表何耶曰八書未必皆言漢事獨平準專言武帝其贅却之古今漢志雖為一代作然皆自古初述起獨古今人表專說古而不說今自悻其名牙輩嘗譏之中間科等分別人物又然有可議此却班史之贅畫蛇添足八書一曰禮書二曰樂書三曰律書四曰曆書五曰天官書六曰平準書七曰河渠書八曰封禪書

字學

張旭學筆法

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程子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者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夫有時如

朱子曰蒼頡作字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姓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又曰如端人正士方是字○問明道云

是

正以急勿助之問

其編字時甚欲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意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忽忽則不復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曰若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

篆書日月相異

吳臨川曰查韻字世謂之古文奇字自黃帝以來至於周宣王二千年間中國所通行之字惟此而已始始者變古法謂之大篆李斯又更變舊法謂之小篆小篆大篆古文名則三實則小異而大同○秦丞相斯燬滅聖經及罪萬世而能損益蒼史二家文字為篆書至今與日月相異煥是固不可以罪掩其功也斯之後古其書以名世者誰與七八百年僅見唐李陽冰又二百年僅見宋初徐鉉而已宋人能者多於唐而表表者不一二噫何其孤也哉○自隸興於秦而

庶幾書物之盛

繁廢於漢其初不過圖簡便以適已而已漢隸之流為晉隸則各事務姿媚以悅人妍巧千狀見者無不愛之又極其精力以模擬之而愚不似也夫字者所以傳經載道述史明文治百官察萬民貫通三才其為用大矣細之以簡便筆之以姿媚偏勞黷書漫上夫其弗省弗顧唯以悅目為妹何其小用之哉漢晉而後若唐若宋聲名文物之盛各三百年頗有肯尋斯擡之緒上追科斗科斗為跡之道者視漢晉為優然亦間是爾不易得也就二代而論唐之能者起於宋之能者多於唐

科舉之學

程子曰人有言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夫科之利也某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有志於道者要惡去此心而後

未道當此心而後可

可語也。○科舉之事不患防功惟患奪志

高件孰輕等
聖人教人只
是為己

朱子曰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聖人教人只是為己。○科舉非是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識是見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其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其於科舉真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如人天資有不好飲酒者見酒自惡非如酒之為害何如也

見酒自惡

陳潛室曰應舉求合程度此乃道理當爾乃若不合程度而萌僥倖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冒為之念此則妄矣應舉何害義理但克去此等妄念方是真實舉子

真孝子

論詩

有草草食
象

程子曰興於詩者吟咏性情必暢道德之中而欲動之有五與黷之

善志

此詩形容
外之

氣象又曰孝者不可不看詩看詩使人長一格德誠思。○古人詩云吟成五個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其當其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吾亦不欲為此閑言語。○石曼卿詩有樂意相關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詩形容得浩然之氣

伯淳詩不可
州吟詩不可

楊龜山曰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尚諳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為有補若諫而致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蘇東坡詩只是談說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

是伯淳詩則聞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淳和溫公諸人懇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柔敦厚也。○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淡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字詩

然後知淵明詩非者力之所能成私意盡盡然後可以應世

其德足於其

朱子曰詩者聽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攷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尤於古詩之派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鮑明遠才德其詩乃選之變於李太白專學之如腰鍊劍刺寒蕙倚杖牧雞豚分明說出箇個活不許耳心之意如疾風衝塞起沙線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亦明說出邊塞之狀○蘇子由愛選詩草草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此正是子田慢底句法某却愛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十字却有力○唐明皇齊魯燕趙唐詩首載其一篇早渡蒲津關多以飄逸氣聚

徒強不肯其心之意

十字習力

便有帝王氣

諸詩亦如盤

木身字詩

清必素

身色可想

木於蓬蓬手盤

出夫及將持

杜于美以環

自許

便有帝王氣○杜詩初年其精細晚來橫逆不可當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以作也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也如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語固好又不如其芙蓉不惹楊柳月中跡七佳○常應物云寒雨暗深更泥草度高閣此景色可想其詩無一字做作真是目在其外家近道意當愛之○自宋天竺僧行云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是和而淫至淒淒不似向前聲帶坐重門掩泣這是從而傷行年三十九感暮日斜時孟子心不動我今其度幾此深天以文清和也○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之美却高且故房瑄亦正○偶誦寒山數詩其一云城中城眉女珠珮何珊珊鸞鴛花間弄琵琶月下渾長歌三日響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云如此類然

詩人未易到此○石曼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雖無敬王師

却有征無私乃時雨不愆是天聲又如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清曼

卿吻次極高非諸公所及其為人豪放而詩詞乃方嚴縝密此便是

他好處可惜不曾得用○陳后山筆力高妙如題趙大年所畫高軒

過圖云晚知畫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極有筆力○今時婦人

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有詩云西漢本繼紹新莽如教龍所

以稽中散事至死薄殷周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

語豈女子所能

張南軒曰楚辭最得詩人之意知言死有芷兮澧有蘭惠公子兮未

敢言思是人也而不言則思之意深而不可以言語形容也若說

破如何思則意味淺矣

原

詩家

陸象山曰詩之幸尚矣原於唐虞委於風雅風雅之變壅而濫焉者
此相繫之騷文其流也子虛長楊之賦作而騷幾亡矣黃初而降口
以漸淪惟彭澤一源來自天稷與茲殊趣而淡薄平夷玩者若少隋
聲之間否亦覺矣杜陵之出受君憚時追躡騷雅而才力宏厚儻然
足以鎮浮靡詩家為之中興

詩家

貞西山曰古者雅頌陳於間燕二南用之房中所以閑和僻而養中
正也衛武公作抑戒以自警卒為時昏相以楚靈王之無道一聞祁
昭借借之語無然為之弗寧詩之感人如此於後斯義浸亡凡曰

接其君之耳若樂府之新聲梨園之法曲而已其不蕩心而溺志者

幾希○古今詩人吟詠吊古工則工矣而於世道未有云補也惟杜

牧之天小甫尚才遠韻超邁絕出其賦息媯晉侯等作足以訂千古

詩家

是非

吳臨川曰詩之變不一也唐虞之歌邈矣弗論餘觀三百五篇國風雅頌變風變雅各不同也詩亡而楚騷作騷亡而漢五言作訖於魏晉頌之謝靈運以下雖曰五言而魏晉之體已變入而極於陳隋漢五言幾亡唐陳之昂變頌謝以下上復晉魏漢而沈約宋之問之體別出李杜繼之因子昂而變柳韓因李杜又變變之中有古體有近體之由有五言有七言有雜言詩之休不一人之才亦不一各以其體各以其才各成一家言如造化生物洪纖曲直青黃赤白均為大巧之一巧蓋自三百五篇已不可一槩齊而况後之作者乎宋氏三珠黃三家各得杜之一體源初岫嶺於殊迥不相同殊門諸人其初畧不之許坡翁獨深器重以為絕倫限高一世而不必人之同

東家得雙
孫

後世文字不
康

公痛陶常

惟情之真

乎已者如此口詩以道性情之真十五國風有曰夫閨婦之體而後世文士不能及者何也發乎自然而非造作也漢魏迄今詩凡幾變其間宏才實學之士縱橫放肆千彙乃狀字以鍊而精句以琢而巧用事取其切模擬取其似功力極矣而識者乃或全稱而尚陶明若物則亦以其不鍊字不琢句不用事而性情之真近乎古也今之詩人隨其能而有可尚各是其是孰有能知真意之歸者哉

論文

程子曰呂與叔有詩云李如元凱方成瘠文似相如始類能補正孔門無一事只輸頽氏得心齋此詩甚好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非俳優而何口聖人文章自然與李為文者不同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為之者或有繪畫為之者看時雖似相

頽氏心齋

李如元凱

惟其有手安其力

自是而後意
浪之治其具
詩也幸學
事

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是一般生意○退之因文字為文日求所未
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鑿空來者
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不傳者何事○退之作瑟瑟操有曰臣罪
當誅○天王聖明此善道文王意中事者前後文人道不到也○或

到
大與

曰古者文字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又夫亦據

多入國
聖德

發育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解文章何也

若其
筆

曰游夏亦何嘗秉筆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

成天下
以化

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近思錄

朱子曰

右治世之文有亂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

國語委靡
衰世之文

口是時言語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

振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國語之文之比也

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易及也○歐公嘗有詩云玉顏自古為身

歐公詩

累肉食何人為國謀以詩言之是第一等好詩以議論言之是第一

等議論

○歐公為蔣穎叔輩所誣既得辨明謝表中自叙一段只是

自胸中流出

更無此窒礙此文章之妙也○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

出於一而禮樂

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此古

今不易之至論也

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不知道德

文章之尤不可

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美然初豈有

意學為如是之

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

必有日月星辰

之光曜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

心既有是精明

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

必自然條理

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

生口三五五六

論文

六一

列人經而事

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嘿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適而非文也姑取其最而言則易之書卦詩之咏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於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事皆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為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况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業之流循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惟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楊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為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較獵之流而粗變其首節

法界長協文

後之嘉嘉

初非實為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迄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敝精神靡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為者然猶幸其畧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析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輝仁義之人其言謂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實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詭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為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為文者皆必曰是以出也故其論議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為一等而猶不及於賈董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嘆至

法界長協文

歐陽不推韓氏

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為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為為韓之功則此師生之間傳授之際蓋未免剽竊與文以為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二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及此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攷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攷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為一耶為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文不知其孰為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文字之不講久矣吾俗之謬其可

六作只一形

勝言也哉○問蘇子由之文比東坡稍近理否曰亦有其道理但其說利害處東坡文字較明曰子由文字不甚分曉要之學術只一般

如舞義道者文之根本

○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在嚴嚴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爾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只是假底○道者文之根本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馬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符

三代文章皆從此心

作文時旋去討個道來入放裏面此其大病也

多能頌亮押于凡

或誦退之聖德頌至婉婉弱子亦立偃倭牽頭曳足先斷腰脊處染世榮舉子由之說曰此李斯誦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於風

雅何其陋也此說如何張南軒曰退之所以為此言蓋欲使藩鎮聞

之畏罪懼禍不敢叛耳今人讀之至此猶且寒心况當時藩鎮乎此正是合於風雅處只如墻有茨桑中諸詩或以為不必載而龜山乃曰此衛為夷狄所滅之因退之言亦此意也退之意過於子由

之意 退矣
之意 許魯齋曰二程朱子不說作文但說明德新民明明德是字間中大節自此處明得三綱五帶九法立君臣父子井井有條此文之大者

細而至於衣服飲食起居灑掃應對亦皆當於文理公將一世精力專意於文鋪叙轉換極其工巧則其於所當要者闕漏多矣今能文之士道堯舜周孔曾孟之言如出諸其口由之以責其文則霄壤矣使其無意於文由聖人之言求聖人之心則其所得亦必有可與若優孟學孫叔敖楚王以為真叔敖也是寧何責以叔敖之事文士与

意 李通俊病
優孟何異

諸子

老子 姓李名耳楚人

程子曰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許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也思歸原道德之意而為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為

縱橫其失益遠矣是以無傳焉○老子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是也芻狗芻草為狗以解厭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最鍾萬物而不與聖人同

天地何意於仁
意 憂聖人則仁此其為能弘道也○老子之言竊弄闢闢者也

朱子曰老子之學真要退步柔伏不與人爭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黔知其自守

為天下必谷

其黑為天下谷所謂谿谷只是低下處讓人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

處全不與人爭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

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老子之學大抵以虛

靜無為中退自守為事故其為說常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

萬物為實其為治雖曰我無為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

其為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為然也若曰旁日月挾宇

宙搏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性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

通不動道場徧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易嘗有是哉

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為神常載魄而無所

不之則是甚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

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

開言言老氏乃易之得字乃易之用而孟子得易之用非也

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存心養性擴充其四端此孟

子之體用也○子房深於老子之李曹參之李有體而無用○問谷

神不死曰谷之虛也聲音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謂玄牝

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焉程子

所以取老氏之說也又曰玄牝蓋言萬物之感而應之不窮又言受

而不生如言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契有左右左所以銜右言受

契受之義也○儉德極好凡事儉則與夫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

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他說得由畫早服者言能嗇

則不遠而復便在此也嗇只是吝嗇之意是要收斂不要放出重積

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意是又加積之也

許魯齋曰老氏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孟子曰智

許魯齋曰老氏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孟子曰智

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又謂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非老氏所
見之智也

列子名德鬼鄭人

朱子曰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
實矣而刑刑者未嘗有豈子思中庸之旨哉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髓
及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支身當在何處之所由
可見標掠之端云

莊子

問齊物論如何程子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邪物理從來齊何待性
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未齊如何齊得此是莊子見道淺不
奈胸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

胡五峯以莊周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者也若伯夷可
謂全其性命之情者也謂之死名可乎周不為一世用以保其身可
矣而未知天下之大本也

朱子曰莊子云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
綱維是孰居無事而自行是意者其有械織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
轉不能自止耶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

而勸是這數句甚好是他見得方詭到此其才高如老子天下蓋言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

分等語似快刀利斧將去字字有著落○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
刑緣督以為經督舊以為中蓋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

衣皆當中之縫亦謂之督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

緣督以為經
老莊之學
不論義理之當否而

明外打訛

名者為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為學而求名者自非為己之學固不足道若長名之累已而不敢忘其為學之力則其為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為惡無近刑則无悖理

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為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阿奸打訛者故其意以為為善而近名者為善之過也為惡而近刑者亦為惡之過也唯能不大為善不大為惡而且循中以為常則可以全身而及年矣唯其為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為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為學而求名者自非為己之學固不足道若長名之累已而不敢忘其為學之力則其為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為惡無近刑則无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其非有所畏而不為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虛苟且之間間為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甚矣

總論

莊夜有處

老氏喜譽

老莊以清談相尚

天而石物以無為本

陳顯遠書

峯頂為風源之宗

朱子曰程子謂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言最善此正君子不以人廢言有可取安得而不取之哉

真西山曰魏正始中何晏等祖述老莊以清談相尚至晉此風益甚晏嘗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由是士大夫皆以浮誕為美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不能救也陳顯遠王導書以老莊之俗傾惑朝廷今宜改張然後大業可舉導不能從一時台士如庾亮輩皆以清談為風流之宗國子祭酒袁瓌嘗請立大李而士大夫習尚老莊儒術終不以振會稽王昱等又從而扇之雖謝安石之賢不免為習俗所移終於晉亡而不能革至梁武帝好佛而太子又請莊老

問曹公師以清淨之風漢高祖之失在法未善則老王之教每層千起而何晏五更之法用之以清淨且以巧之而甚何也

詹事何敞容嘆曰西晉尚游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江東復爾江南其為戎乎其後元帝好玄談於龍光殿講老子胡氏論之曰老子之言其害非釋氏比也然棄仁義損禮樂以為道遺物離人趨於澹泊而生人之治忽矣或問曹參治齊師蓋公其相漢也以清淨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約躬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老子之後亦何負與曰蓋公之語參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此在老子書中一語爾此一語非有推擬仁義絕滅禮樂之失也故參用之務為休息不擾至於文景斯極功矣雖然咄矣富矣而未及於教也此之二帝三王化民成俗之道可同日語哉又况撥捨其玄談清論而不切於事理有如西晉至使胡羯氏羌腥羶垂幾三百年仲尼之道豈有此禍哉彼蕭繹曾何足云然方在漂搖捭抗中不思保國之計而

委盛而于

至王公至百萬兵之工王之言清言干

卒老字近有簡文不知監也其亦惡之甚矣又曰自何晏王弼若垂之書訓釋大易王衍荀爽魏相袁效專事清談糟粕五經本質風流澆湯晉遂以亡又曰為清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器法度為務徇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以大失而不自知也何晏王衍自喪其身喪人之國者如出一軌胡氏之論至矣而文中子乃曰清談盛而晉室衰非老庄之罪也天清談之弊正祖於老莊謂非其罪可乎近歲文士又謂自晉始以風流習命賞好成俗士雖坐談空解不畏臨戎統袴子弟能破百萬兵天清言致效而非喪邦也夫卻敵者臨戎之功而喪邦由清談所致其得失自不相掩而曰清言致效可乎此所謂反理之評不得不辨

墨子 名翟宋人

孟子其
長也全
志

問歸退之讀是篇如何程子曰此篇無意亦甚好且孟子言墨子愛其
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帛何嘗有如此等言但信飾言至道差之毫
釐遂以千里楊子本是孝義墨子本是孝仁但所孝者稍偏故其流
遂至於死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
謂中如欲持敬不知謹嚴故夫之

管子 名夷吾齊大夫

或問內政何名萬軍令陳浩室曰伯圖之與大抵矣不詭則不能
謀人國政不詭則不能自謀其國故春秋善戰者矣有所不交言詭
者城有所不守詭道相尚永以得志乃於治民之中而默寓治之
法陽為治民以欺其人陰為治兵以壯其勢其言於桓公曰君欲正
空在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不若其空

門軍以政類
水則居民必
之法何如
夷志在強自

事而寄其政於是作內政而寓軍令焉自五家為軌軌有長積而至
十連之鄉鄉有良人以爲內政自五人為伍執長率之積而至於萬
人為軍伍鄉之帥帥之以為軍分內政之作夷吾志在強國是在民
平時假內政之名以行軍令耳夫外假王政之名內修強國之利夷
吾巧於用詭固智之哉嗟夫有為為善雖善實利有意為公雖公實
私成周自五家為比至五州為鄉居民之法也自五人為伍至五師
為軍命萬民之法也其事暴白於天下而无非王道之公夷吾之法
能影翳其一二矣獨奈何以詭道行之以欺其鄰國則安得不為伯
者之秘哉

孫子 名武齊人

武公根本
卒亦當

朱子曰鄭厚藝圃折衷云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當

武公根本

管子

三

甚惡焉其詞約而緝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揚著
 書其不及也以正合以奇勝非善也正變為奇奇變為正非善之善
 也即奇為正即正為奇善之善也而余隱之辨曰吾夫子對衛靈
 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孝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乃觀夾谷之
 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比
 嘗曰戎我則克而博有亦曰聖人文武並用孔子豈有直朱孝未聞
 哉特以軍旅甲兵之事非所以為訓也此段本不必辨但其薄三王
 罪孟子而尊堯舜似矣乃取孫武之書廟之易論語之列何其駁之
 也

荀子

程子曰有孝不至而言云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曰何謂也曰真

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游之使自求之厭而飲之使自過之
 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
 又重思之思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
 之言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三者循其言
 以合道
 其於聖學

朱子曰荀子言性惡禮偽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其所自來而二
 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說而以人欲橫流者為性不知天秩
 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為者為禮所謂不知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為惡
 則凡禮文之美是聖人制此以返人之性而防過之則禮之偽明矣
 以禮為偽則凡人之為禮皆反其性矯揉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此
 所謂互相資也管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偽意
 也

真西山曰荀子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有義故最為天下之貴也其論似矣至其論性則以為惡論禮則以為偽何其自相戾耶○荀子論心如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等語皆可取若所謂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有可疑蓋心之虛靈知覺者萬理具焉初豈有一毫之汗濁哉自夫汨於物欲而后有汗濁耳學者必盡去物欲之害則本然之清明自全今日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是物欲之害初未嘗去但伏而未作耳其可持以為安耶亦不能不遇風長川巨浸泓澄無底雖大風不能使之濁心不能不應物欲盡理明表裏瑩徹雖酬酢萬變不能使之昏無風則清有風則濁者塵滓之伏於下也靜之則明動之則昏者利欲之熾於中也

董子 仲舒漢武帝時人

程子曰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漢儒近似者二人董仲舒大毛公楊雄

漢儒近者三人
仲舒 楊雄 大毛公

朱子曰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且其此等說話皆好○仲舒云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等語似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又似見得性善模樣終是說得騎牆不分明端的○三策說得稍親切終是脫不得漢儒氣朱○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誼功利闕不透耳其議匈奴一節晏敬賈智謀之士為之亦不

中節得端

氣未

仲舒所立高

道誼功利闕不透耳其議匈奴一節晏敬賈智謀之士為之亦不

過如此○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如命者天之令也以
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悉施展未必
也

真西山曰仲舒醇正近理之言如曰疆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
疆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
有功於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盧書之精一論語之知及
仁守中庸之博學篤行皆是也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
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本

所謂知其本原者至謂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於世本
傳稱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而相驕主正身率下方公孫弘以阿意

容悅取相位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於家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

從游於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漸於游夏矣惜其生於絕學之後
雖潛心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或泥於災異之術時可嘆哉

楊子 雄字子雲成帝時人

程子曰陽雄作太玄本要明易却尤晦真屋下架屋牀上疊牀其實
無益○太玄中首中陽氣赫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載心

於洲美歐靈根測曰藏心於淵神不外也楊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
位也○漢儒之中吾必以子雲為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

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於不虞以保天命孫于不虞則有之旁
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助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此之事可見

矣古之所謂言孫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楊
子謂老子言割一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為救時反本之言為可

于要至地
位
漢儒之王
夫

劇秦美新

生理集

卷一

三

楊子不見處
孟子必不為楊
子事
德隆則星

取却尚可知如言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此自是楊子不見道處

○楊子出處使人難說孟子必不肯為楊子事全書

德隆則星

朱子曰楊子雲德隆則畧星星隆則畧德畧影也猶影之隨形也蓋德隆則星隨德而見星隆則入事爻隨星而應

則非易而以前

真西山曰楊子然而好深湛之思故其言如此潛之一字最宜玩味天推神明故照知四方性精粹故萬物作類人心之神明精粹本亦如此惟不能潛故神明者昏而精粹者雜不能燭理而應物也

吳臨川曰楊子雲擬易以作太玄易自二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大玄則自一而三三而九九而二十七二十七而八十一易之數乃天地造化之自然一毫知刀無所與於其間也異世而同符惟邵子皇極經世一書而已至若焦

延壽易林魏伯陽參同契之屬雖泥而入於技術尚不能外乎易之

有極不親

程子曰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傳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苟楊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

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正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

朱子曰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帝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知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及其不遇而歸也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正眾其所未至使明德新民之且皆是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居行道安知其不逮於古人正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其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世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

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豈言爲已任則其用心爲已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役拾而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惜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來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躡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畧則彼之營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沈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稷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較功德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而漢之不足以爲三王而徒欲以是

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紹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其楚

固復善哉
子修方如

俗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或曰然則仲淹之學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

仲淹之老處
于正

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

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類近於正而粗有可用

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太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

及者然考其平生意向之所在終不免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

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人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

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

子是亦春秋青俗賢者之遺意也○文中子說動靜見天地之心他

意思以方圓為形動靜為理却無意思○房杜雖往來於王氏之門

其規模事業何敢望又中子之萬一只是箇村宰相文中子不干事

他制度規模誠有非後人之所及者

韓子一名愈字退之南陽人

程子曰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

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說甚得伯夷心也○韓愈亦近

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

尋求者終見此人而已

制度規模非
之度

韓子一名愈字退之南陽人

分夷之賞
身之人

韓愈亦近
之士

退之所論必

退之所論必

退之所論必

韓公第一義

韓公第一義

卷之六

五

學文字第二義乃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以此而論則退之

退之未知孔子

全未知孔子矣。韓公立朝議論風采亦有可觀却不是裡面流出

論風采可觀

平日只以做文吟詩飲酒博戲為事及貶潮州寂寞無人共吟詩飲

韓從大顛

酒博戲見一箇僧說道理便為之動如云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

如

喻不知大顛與他說箇甚麼得任的傾心信向

問史氏用韓愈

真西山曰庶幾韓愈本傳云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闕

孟軻用韓愈

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六經云又曰昔孟軻距楊墨去孔子才

功在衍

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載餘撥亂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

大山非斗

荀揚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白至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史氏之

史氏存史書

稱愈者如此而程朱二先生議論乃或是非相半蓋史氏存乎史書

而二先生講孝明道則雖毫釐必致其察此所以不同與又曰昔者

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垂墜至命而非虛也麗掃塵對而非

末也自清靜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為糝糠天倫為癯贅韓子憂

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

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即正理所存斗

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

總論

程子曰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

韓責其長

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久甚恕

退之得公

問程子言近世豪傑揚子豈得如愈如何朱子曰只以言性論之則

揚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若退之見得到處却甚峻絕

性分三品止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破氣字方有去著此退之所

此理何謂也

卷之十

四

退之所不為
與道遠者
子優者知之

以不易及也。○問董煬王韓四子優劣曰：重仲舒自是好人，楊子雲不足道。文中子根脚雖濇然，却以天下為心，韓退之雖見得道之大，用只是要討官職而已。○問荀揚王韓四子曰：或流於申韓，荀或歸於黃老，揚或有體而無用，韓或有用而無體，王不可以一律觀均之，未盡善也。

歐陽子 名修字永叔廬陵人

蘇氏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敗梁，以佛亡吳，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歸焉。○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以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氏一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資，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

楊龜山曰：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其論別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處。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充舜所以為万世法舜所以為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蘇子 名軾字子瞻眉山

蘇子軾要力。朱子答汪尚書書曰：蘇李和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善前日所陳，乃論其孝儒不至而流於詖浮和道之域，竊味來教乃病其學術。

孟子卷之六

卷之六

四

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
禮孝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源以破其荒誕浮靈之說而反
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真掠彼之粗以角其精據彼之外
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為之
誦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為一杯水救一車
薪之火况如蘇氏以邪攻和是東瀋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為燼
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為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
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和之孝也意猶謂孝以知道為本知道
則孝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
者其始學也蓋欲陵跨楊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
能知道故其孝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為是而大為

東瀋灌膏

孝以智為

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
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為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
固無所取則以為正又自以為是而肆言之其不為王氏者特天下
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
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弑而盛稱荀彧以為
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違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
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是為當
然而莫之禁乎楊朱學為義者也而偏於為我墨翟學為仁者也而
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為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
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為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
關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為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

賦天理實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按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為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亦將有在矣○答程允夫書曰來書謂喜之言乃論蘇氏之粗者不知如何而論乃得蘇氏之精者此在吾弟必更有說然喜則以為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論則表裏皆謬豈可以析精粗為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也又謂洗垢索癩則孟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又并孟子而不知也夫蘇氏之失著矣知道愈明見之愈切雖欲為之復滅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索之耶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癩可索今欲掩蘇氏之疵而援以為比豈不適所以彰之耶黃門比之乃兄似

亟如香
日

躬行不後程

稍簡靜然謂簡靜為有道則與子張之指清忠為仁何以異况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人揚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已代之既不效矣則誦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為哉吾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其考之不詳而言之易也二程之卒始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及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為是成如蘇氏之卒方其年少氣豪固嘗妄觝禪卒及其申歲流落不偶鬱鬱失志歛後奮奮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比程氏正楊子先病後瘵生瘵後病之說吾弟比而同之是又欲洗垢而索孟子之癩也○蘇子由云卒聖人不如卒道他認道與聖人為兩物不知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軀殼底道學道便是卒聖人卒聖人便是卒道如何分作兩物看○卒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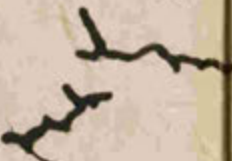
卒聖人
卒道

本善于知道
責於知道蘇公早捨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
荆公夫少老
何如

○問荆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何處得
似荆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惠不甚於荆公東坡初年論甚生
財後來見清苗之法行得徭徭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
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荆公用兵用得徭徭更不復言兵
他分明有兩截底議論

東坡截倫

性理集要卷六終



110X
330
8